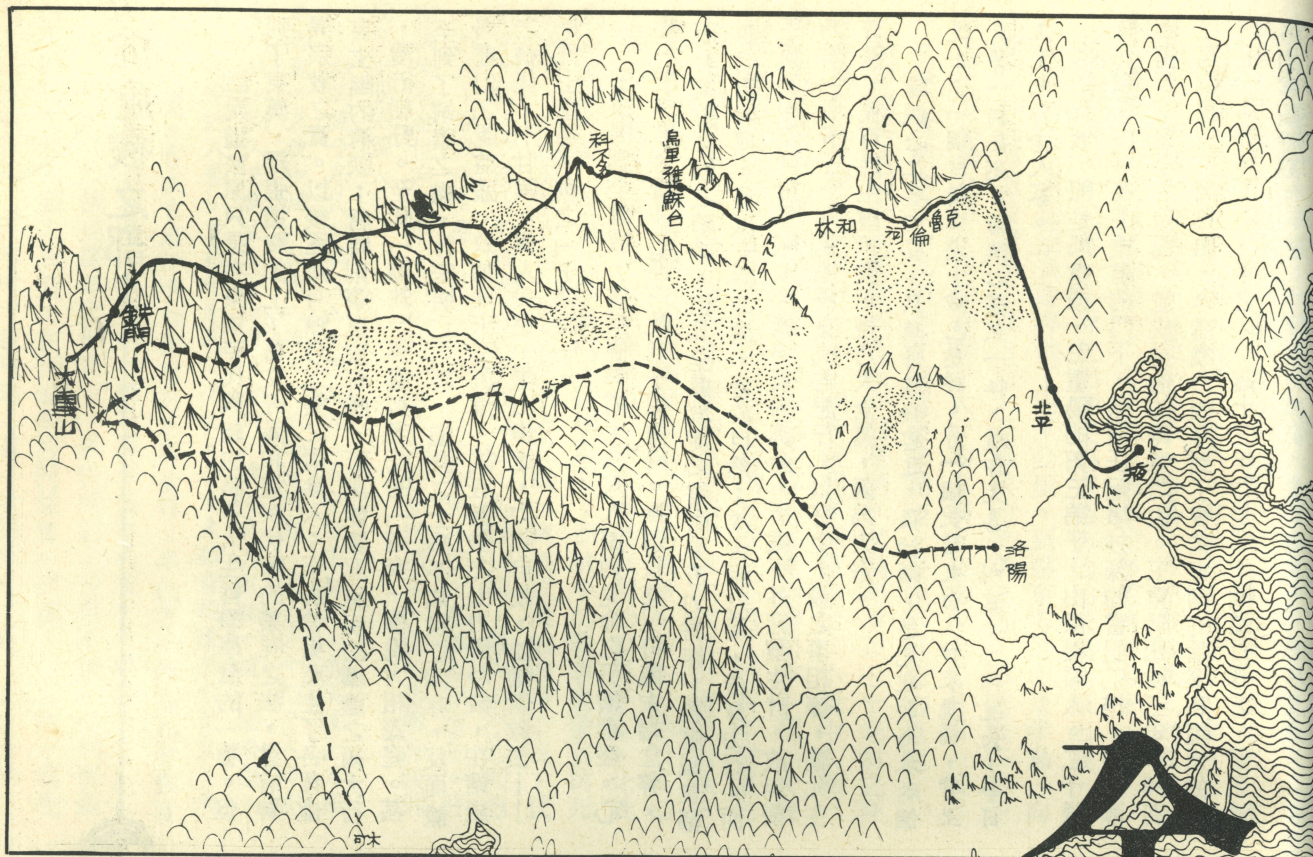


長春真人西遊記圖（根據馮作民譯玄奘全傳之玄奘法師西域紀行附圖。虛線為玄奘行圖，實線為邱處機行圖）。



——從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歷史人物談起——

● 柯毓賢 ●

前言

金庸武俠小說的最大特色，在於他大膽地以歷史真實的人物和事件套入小說的情節中。但無可避免地，或是不注意真實的年代、或是為了配合小說的發展，因而歪曲了某些歷史的真實性。以前者而言，如「全真七子」在宋理宗初年早就死光了，但在從理宗初年開始發展的「神雕俠侶」中，卻仍有邱處機等人的行蹤；以後者而言，如全真教第三代傳人「尹志平」本來活了八十多歲，但金庸竟然寫成他因強姦罪爆發而伏劍死於師父之前，誠然金庸自己已說明此非實情，但「尹志平」貴為一教之掌門，如此安排也實在有欠妥當。打個比方來說，如果百年後有人以此罪橫加諸孔德成身上，不知諸位讀者以為如何？此外，金庸分別以「全真教」、「明教」作為「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倚天屠龍記」之莊幹，對此二教頗多傳述，筆者以為此二教歷史上少有記載，但實際具有相當大之歷史意義，因此多方收集資料，不敢說是創作，只能說是綜合前人研究結果，作一番「述而不作」的工夫，以小說中的句子為引子，再根據事實予以闡述之，以期還此二教之真正面目。

全真教 與明教

邱處機之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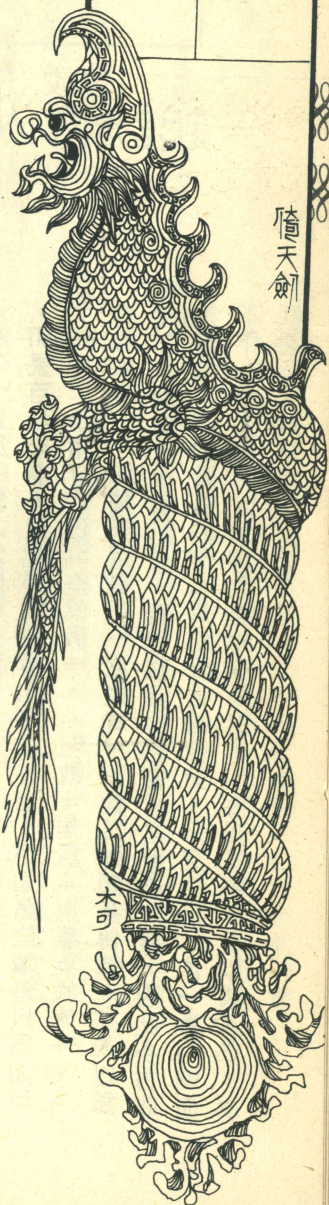
話說道家原只是在東周時代興起的諸多人文哲學學派的一種。但到了東漢，經張道陵加上了秘文符籙和避疾伏獸的禁呪之法，遂有神異宗教之實。以後逐漸有煉丹方藥之術滲入；至魏晉更產生了各種虛妄玄幽的清談；唐時則蒙皇家青睞，所謂驅邪瘴疾的禳禳之術大行，漫衍朝野。至此「道教」與當初老莊的「道家」學說大相逕庭。甚至到了靖康之禍，汴宋將亡之際，道教之士猶不知救亡圖存，反而詭異虛幻之說益盛，致加速宋室沉淪。故有豪傑之士力辟時缺，在靖康之禍後，不甘與女真人妥協，潛山修道，力圖自救，並創新教派——是為王重陽所創之「全真教」。

王重陽創全真教，兼採儒釋道，凡人入道則先命之研讀孝經、心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及老子道德經。無道教禁呪符籙末端之弊，而有儒墨實踐之精神，但凡全真教徒必需耐勞苦力耕作，居處服食都要躬親處理。務以安恬沖澹，合於自然；故含垢忍辱，苦身力行。而王重陽早年就曾為國家大義率義師抗金，所為不外庶黎生計，故以後乃有「長春子」邱處機西見成吉思汗，以好生止殺之事相諫，蒙元主青睞，救百姓生靈無數。後乃大全真，蔚為大宗。

楊鐵心正要回答，只聽得追兵愈近，猛抬頭，忽見迎面走來兩個道士；一個白鬚白眉，臉色慈祥。另一個長鬚灰白，神采飛揚，背上負著一柄長劍。楊鐵心凜然一怔，隨即大喜，叫道：「邱道長，今日又見到你老人家。」

邱道長者，即是邱處機，王重陽的第三弟子，山東棲霞人。二十歲時在崑崙山拜在王重陽的門下，原擔任紀事抄錄的書記工作，後來漸漸得到王重陽的重視，並成為他的得意門生。王重陽死後三年，拜別了馬劉譚三位師兄弟，邱處機乃西行到了寶雞東南的磻溪和隴州的龍門山，共潛修了十三年之久。這十三年乃是邱處機道行深著，聲名遠播的奠基時期。

楊鐵心、郭嘯天、包惜弱三人正唱得微有醺意，忽見東邊一個道



隋天劍

士踏雪而來。那道士頭戴斗笠，身披蓑衣，全身罩滿了白雪，在雪地裡快步而行。

邱處機在磻溪和龍門山真正地表現全真教派刻苦修行的精神，居住在陝西傳統的簡陋穴洞中，每天僅向人乞食一餐，自己連飯碗水舀都沒有，這番刻苦修行與苦行僧絲毫沒有兩樣，也表現出全真教與一般世俗道教的不同之處。同時因為他平素只穿一件蓑衣而已，當地人都稱呼他「蓑衣先生」。

郭靖睜大了圓圓的一雙大眼，望著王處一，茫然不解。王處一道：「和你相打的那個什麼小王爺完顏康，是我師兄長春子邱處機的弟子，你知道麼？」

邱處機的苦修志節，不久傳誦大江南北，震動上聞。當他回到終南山重陽故居後，曾蒙金朝世宗召見，並曾在京師主持一番道事。至於小說所謂到趙王府教小王爺完顏康武功一節，個人以為可能是金庸先生利用邱處機與金王室的這一番因緣而發展出來的。但是王重陽當年立全真教之本意原是逃避女真族金王朝的統治壓迫，並為中國傳統文化（儒釋道）保留下戰亂中碩果僅存的根。所以世宗雖在異族中還可算是個像樣的皇帝，也有人稱他是「小堯舜」，但終非華夏正宗，故幾個月後在邱處機的不斷要求下終於能夠得旨回返終南山。三年後，他思念起東方日出之地的故鄉，便回到了闊別了二十餘年的老家山東棲霞。這時他已四十四歲了，因曾蒙受皇上召見，再加上自己高深的道業，邱處機在北方的聲名一日一日地遠播，道庵雄偉為東方之冠，連燕京金廷中的達官貴人也敬若天人，奉為道師。但邱處機此時仍不滿意，因為他那眾多的血肉同胞至今仍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哀聲遍野，溝有餓殍，他又如何能獨臥高殿呢？

成吉思汗想：「聽說南邊有一種人叫做『道士』，能教人成仙，長生不老，這到底是不是真的？」他手掌一拍，召來一名箭筒衛士，命他急速傳郭靖入帳。須臾郭靖到來，成吉思汗問起此事。郭靖道：

「成吉思汗大喜道：『你識得這等人麼？快去找一個來見我。』」郭靖道：「這等有道之士，隨便徵召，他是決計不來的。」成吉思汗道：「不錯，我派一位大官，禮聘他北來。你說該去請誰？」郭靖心想：「天下玄門內功正宗，自是全真派。全真六子中邱道長武功最高，又最喜事，或許請得動他。」當下說了長春子邱處機的名字。

宋寧宗嘉定十二年，一隊使節團從遙遠西方的帕米爾高原出發，花了七個月，千里迢迢長途奔馳了四千公里，到達東方的山東半島，向名聞四野的邱道長傳達了成吉思汗恭敬的邀請之意。邱處機在弟子尹志平的慫恿之下，終於答應了大汗的邀請。在當年十二月間，以七十二歲的高齡率領十九名弟子隨著使節團步上漫漫不可知的里程。

邱處機為何獨要接受成吉思汗的邀請？又為何肯以七十老翁之身西去萬里呢？難道說真只是如小說所說爲了探望郭靖（小說中人物）嗎？這是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個人試以當時的東亞情勢作一個「大膽的假設」。中原的人民在北宋政府文治的政策之下過了幾百年穩定的日子。到了喜愛舞文弄墨不務正業的徽宗時，首先因喜好園藝而強取民間花石，又派沿岸民衆船隻運送，人民不堪其擾，有的真的被「追上梁山」幹起盜賊來，於是如滾雪球般社會逐漸開始動亂不安。此後亂事接連不斷，先是方臘亂起，縱橫數省；而靖平的戰事更使官民死傷無數，宋室元氣大衰。接著有靖康之禍，異族蹂躪的慘事不說，就連各地勤王之師十餘萬衆竟也潰敗爲盜，各據山頭，魚肉自己的同胞。於是中原秩序大亂，生產停頓，民生困苦，情況悲慘無以復加。好在後來有金世宗之治，人民得以有片刻喘息的機會。但短暫寧靜後的風暴竟是更驚人。

撒馬爾干居民此時才知大難臨頭，有的欲圖抵抗，當場被長刀長矛格斃。美貌少婦一拉出人群，即被繩索縛起。蒙古軍十個千人隊齊聲吶喊，向人叢衝去，不分男女老幼，舉起馬刀亂砍。這一場屠殺，當真是慘絕人寰，自白髮蒼蒼的老翁，以至未離母親懷抱的嬰兒，無一得倖免。當成吉思汗率領諸將前來察看時，早已有十餘萬人命喪當地，四下裏血肉橫飛，蒙古馬的鐵蹄踏著遍地屍首，奔馳來去。

北方蒙古人以餓虎撲羊之勢南下，鐵騎所過，片草不留。他們屠殺的手段比女真人駭人百倍，在西域海拉脫城曾一次滅了一百六十萬生靈，在波斯殺得二百年來人烟幾無。這一次對華北更是一個致命的打擊。但這還是剛開始罷了，照如此下去人民如何受得了呢？百年來百萬人民的苦痛邱處機自然是一一看在眼裡，而先師王重陽的教訓他自

命他急速傳郭靖入帳。須臾郭靖到來，成吉思汗問起此事。郭靖道：「做呢？他是個宗教家（且不論小說中的一大堆武功真偽），他所能做的不過是以宗教來感動君上。如此問題又來了，找誰呢？是那個漢人皇帝嗎？蒙古使節團來前六個月，山東十二州曾一度爲宋室光復，當時確有人來邀請。可是建康王朝一片暮氣沈沈，百年來毫無作爲，雖是本家人卻必無濟於事，所以拒絕他們的要求。是那個女真皇帝嗎？從前世宗在時，邱處機確曾應邀而往，但是當時天下大治，不用說這些救民的話；如今的皇帝既退居華中，又復蹂躪人民，怕勸了也沒用，更不能賴以救民。最後只剩下那個蒙古皇帝了。這個人邱處機少曾聽說，但看他的子民那副凶狠相，實在很難想像會是個堯舜之類的君王。不過有關他的一切還是在未定之天，再說依這個情勢發展下去，天下早晚是蒙古人的了。靠蒙古人來救民雖是個很荒謬的想法，但它的機率至少還大於零。走投無路之下，邱處機想到自己該也不久於世了，這個賭注看來是不得不下了。終於，邱處機作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見蒙古大汗去。」

那書記寫到這裡，抬頭道：「夠長了麼？」成吉思汗笑道：「這麼一大概，夠啦！你再寫漢人大官劉仲祿去迎接他，請他一定要來。」

話題再往前說，那邱處機可真是由個叫郭靖的推薦來的嗎？非也！推薦邱處機的正是這位「漢人大官劉仲祿」。劉仲祿以擅長醫藥和製造蒙古人必需的響箭爲成吉思汗所寵信，作他的近侍官。劉仲祿利用整天隨侍在大汗左右的機會，常在大汗耳邊說些邱處機的好話：「那山東的邱神仙可真是神通廣大啊！」「他有保養長生的道術，如今怕也有三百多歲了吧……」，終於打動了大汗的心，命他帶使節團去邀請。另外有一點要說的是：蒙古人當時沒什麼「道士」、「和尚」之分，一律看成蒙古固有宗教的巫師——他們稱作「孛額」——，這在後面會再提到。

忽然親兵報道，帳外有一千多名漢人求見。郭靖大喜，心道：「邱道長來得好快。」……

實際上，邱道長不僅來得不快，而且來得好慢。先前提使節團單獨只花了七個月的時間完成旅程，而邱處機一行人加入後，則花了將近三十個月才走到。按山東到帕米爾高原理應直地向西走，但皇太弟幹辰大王鐵木哥也派人來邀請，所以先向北走，再折向西行。他們在十二月嚴冬中出發，直向北行，離開了黃淮平原，步上了黃沙無際的黃土高原，在第三年二月一路出了萬里長城，告別了翠綠山河，自此景

色大異，沙漠遍布，寸木不長，滴水難求。邱處機的弟子曾如此記載：「登高南望，俯視太行諸山晴嵐可愛，北顧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風自此隔絕矣！」言下對前途不勝惶恐之至。四月下旬到達克魯倫河，此後沿河西行。在庫倫西南的和林（和寧），拜見了大汗的皇后（鐵木真有二十四個皇后，不知是那一個？）。以後經烏里雅蘇台，在中秋節左右到達阿爾泰山東北的科布多。再折向南行，用百匹健馬以繩子和滑輪將人馬和車輛吊上山，再吊下山，如此連度三嶺，才總算越過阿爾泰山，離開蒙古大漠，進入新疆地方。在準噶爾盆地有個大沙漠，要越過大沙漠前先要經過一處「白骨甸地」，這地方遍布黑岩甚是駭人。在天晴時走不了多久，人馬馬上都困斃而死，只能趁黑夜通過。從前只要在北方一發生戰爭，戰敗者逃到這裡，則前有追兵，後無退路，必死無疑。活像小說中銅屍陳玄風和鐵屍梅超風練「九陰白骨爪」的地方，度過沙漠後，經輪台，沿準噶爾盆地西行，在重陽節到達賽里木湖，然後轉西南行，渡過了伊犁河，出了今日中俄國界。在繞過依斯色克湖後，再越過納林河，經邪米思城，浩罕城、撒馬爾干城、鐵門關。最後舟濟渡過阿母河，折向東南行，在離開山東的第四年四月三日，經過千辛萬苦，萬般折磨，邱處機終於來到蒙古大汗鐵木真所駐蹕，在今日阿富汗喀布爾北方的大雪山。

成吉思汗向邱處機道：「聽說中華有長生不老之法，盼道長有以教我。」邱處機道：「長生不老世間，但道家練氣，當真能夠却病延年。」成吉思汗道：「請問練氣之道，首要在何？」邱處機道：「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成吉思汗道：「何者為善？」邱處機道：「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成吉思汗默然。邱處機一路西行，見到戰禍之烈，心中惻然有感，乘著成吉思汗向他求教長生延年之術，當下友復開導，為民請命。成吉思汗聽他勸告自己少用兵、少殺人，言語極不投機，說到後來，向郭靖道：「你陪道長下去休息吧。」

四月五日，這個歷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日子，邱處機來到了大汗鐵木真的面前。一見面，他們的對話便充滿了戲劇性的針鋒相對：

「真人不理會其他國家君王的徵聘，反而不遠千里而來，我實在是太高興了！」大汗一開始先應酬一番。

「我從山野之中會奉詔而來，其實也不過是天意罷了。」邱處機倒也和他虛應了一下。

「真人從那麼遠而來，可是有什麼長生之藥要送給我嗎？」大汗賜坐位和食物後，話鋒直轉正題。

「我只有能護衛生命的方法，卻沒有什麼長生之藥。」這話一時語

驚四座，那個推薦邱處機活了三三百多歲而有長生之術的漢人劉仲祿此刻想必捏出了一把冷汗。

「呢！你說得對！說得對！不愧是真人，說話一點也不虛妄騙人。」大汗不得不一面稱讚他誠實，一面大概也給自己下得了臺。

（這情景讓人想起了當年孟子見梁惠王的對話。）

邱處機不曲意奉承大汗，而大汗也不愧是豪爽大度，不以為意，反而更加敬崇，不直呼邱的姓名，只喚他「神仙」。此後邱處機在帕米爾山區總共待了一年餘月，三次講道，兩人情誼歡洽，心性多有所通。邱處機在這三次的講道中，除了道家的一般道術修養之學外，最重要的，還是執行他此行的任務——挽救中原人民與文化。邱處機見蒙古人殺人如麻，且視之若常，人民皆深受其害，因此每次見到大汗，都再三申言：「大汗若是想要統一天下，唯一的密訣就是『不嗜殺人』。」這又讓人想起了孟子的名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至於為國治民的方法，也唯有以「敬天愛民」為本。再說到那長生之道，其實就是要「清心寡慾」。邱處機所講的完全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套，像這些寧靜、新鮮（不嗜殺人）的道理，倒也久經戰場嘶殺，雙手沾滿血腥的大汗內心得到一些平靜。此外，邱處機還常常利用機會教育：有一天，上天打雷震響，他就告訴大汗：「你看！蒙古境內不孝父母的人太多了，如今老天爺在示警啦！」大汗惶恐之餘，也趕快宣導民衆要孝順父母；又有一天，大汗正準備大肆田獵，邱處機又潑他冷水：「上天有好生之德，再說你也一大把年紀了，實在不適合像打獵這般劇烈的運動。」天曉得大汗在戰場奔馳往復要比打獵劇烈幾倍，不過據說大汗還因此真的有一段很久的時間不會打獵，倒也可見大汗對「邱神仙」的崇敬之隆。

宋寧宗十六年三月，邱處機啟程返國，第二年三月很快地回到了燕京，這時他已經七十六歲了，大汗也不時派人來問候。三年後，溘然仙逝，享年八十歲。這年，成吉思汗也去世昇天。

邱處機隨大軍東歸，一路力勸愛民止殺。成吉思汗雖然和他話不投機，但知他是有道之士，也不便過拂其意，因是戰亂之中，百姓憑邱處機一言而活的，不計其數。

實際上，邱處機何許人也，那能一言而活人無數。邱處機能夠立下救人百萬的無上功德，是牽涉到許多原因配合而成的。我們先就他所立下的功勞談起，再討論他成功的原因。邱處機的功業須從兩方面說：第一，他帶著大汗所賜予的教主地位和特權回到中原，藉此援救同胞；第二，他所反覆灌輸大汗的「止殺」觀念，在後來起了不小的作

「我只有能護衛生命的方法，卻沒有什麼長生之藥。」這話一時語住中原傳統文化，而逃過西方羅馬帝國所遭受的厄運。

關於第一點，我們先從大汗本身談起：蒙古人本來就有一個固有的「珊蠻教」的觀念，類似我們今日對於化外土著所稱的「巫教」，都是流行於初民社會的泛神宗教。雖然「珊蠻教」內對於宇宙觀、靈魂和敬天的觀念都差不多，但教內的每一個巫師——他們稱為「孛額」——都有自己一套獨特的說教方法和崇拜對象，而每個蒙古人也都會特別信服某個「孛額」，但對其他的「孛額」卻也保持相當寬大的態度。因此「珊蠻教」本身就具有相當的歧異性；從另一觀點來說，就是具有相當大的包容性。後來蒙古人的勢力漸次擴大，遭遇到不同的民族，也遭遇到不同的宗教。如果是在西方，那一定拋起翻天覆地的

大戰（譬如十字軍東征、三十年戰爭之類）。但是蒙古人不一樣就是不一樣，在他們看來，各式宗教也不過是不同的「珊蠻」罷了，只要能為可汗祈福，只要不搗蛋，當然不必排斥，也更不必偏狹地冠以「異教徒」之名。由於蒙古人具有如此獨特的文化傳統，因此日後橫跨歐亞的帝國建立之後，境內施行宗教自由政策，無論是佛、道、回、景、祆……等等宗教都得以共存。蒙古人如此，成吉思汗當然也如此，而且信仰比誰都更虔誠。這是可以理解的，成吉思汗自幼年就遭遇到外族人的侵害，有一大段時間都在躲避逃亡中度過，無時無刻死亡之神不站在他的身邊，每次的逃亡成功，便算是躲過了一場殺身之禍；成年後，長年累月更都是在刀劍之下、飛箭之旁拼著性命廝殺。如今他逃過了千百次的死劫而坐上大汗的寶座，回顧以往更要感謝「上天」眷念他這條性命。因此成吉思汗深深地信仰「珊蠻教」，也深深地崇拜上天。所以身邊常常有「珊蠻教」的領袖（如兀孫老人、豁兒出、潤潤出之類），為他講道祈福，同時成吉思汗也給予他們相當優厚的特權。如今他身邊的內侍官（劉仲祿）天天跟他說在那日出之地，還有一位偉大的「邱神仙」，他自然不會不心動。一經見面，果然不負盛名，甚契龍心。成吉思汗大悅之下，按照慣例，賜予邱處機在漢地享有「孛額」——相當今日的宗教領袖——的地位與待遇，也就是說：此後邱處機所領導的全真教道觀與一切教徒都免除差發和賦役，並且不受干擾。在成吉思汗看來，這個優待不過是個順水人情罷了，微不足道，比起當地「孛額」的待遇還差得遠了。但是在邱處機看來，這卻是他此行最大的收穫。「中原得救了！」他不禁喃喃自歎。這是個動亂的世界，新世界的主人——蒙古人——尚不知要如何地統治這個世界，而不僅僅是征服這個世界。而當時中原人民在鵠

胞；第二，他所反覆灌注大汗的「止殺」觀念，在後來起了不小的作用。此以後，只要是全真教的門下，就可免除差發，免除賦稅；只要是全真教的道觀，就蒙有大汗的祝福，誰也不准干擾；此外，只要投在全真教的門下，即使身為奴隸也得以脫身為良（根據估計，當時中原有一半的居民被收為奴隸）。這個好消息無異是讓手足無措的衆生靈找到一處避亂的桃花源。一時風起雲湧，各地難民紛紛湧向全真教門，而邱處機也「大開玄門，遣人招求俘殺於戰伐之際，或一戴黃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者賴生」，據當時人估計，一時全真教徒遍布天下，被救的人，動輒以幾百萬計數。如此偉大的功業，不遜於歷史上任何的聖賢君主。此外，在邱處機所救援的民衆中，就有相當數目的知識分子，他們原先絕大多數也都是淪為奴隸驅口，尤其是當時有許多士大夫之流，無論是趙宋之遺臣，或是亡金大夫，也常為了求自保而跑到長春宮求救，而邱處機和他的繼承者也盡力收容。因為全真教徒全力地救援這些知識分子，使他們在元初大亂之後，乃能留為世用。如此則全真不獨為中原人民留下一條寬坦的生路，更為中原文化留下一條涓涓的細流，這等功業直可驚天地而泣鬼神。

關於邱處機諫鐵木真大汗「止殺」的觀念所引發的作用，在當時戰事正酣，大汗也不太可能因遠來道人的一番話，而對國家軍事大計作大幅度的轉變，但影響卻不是沒有的。此外邱處機回到中原後，每當將師來謁，也都諄諄告之以「止殺」，對蒙古部將也不無影響。舉個例子來說，元初一位漢人名臣姚樞，早先就因遇到一位受過邱長春教誨的元將而免於一死，後來又依附於長春宮。耳濡目染之餘，當他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重任，從之南征大理之時，就將邱長春的一番話對忽必烈重申一次。並且舉出當年趙宋初年，宋將曹彬伐蜀下江南之時，諸將咸欲屠城，彬獨排衆議，不妄殺一人，不妄取一物之事以為旁證。後來忽必烈攻下了襄陽，命令大將伯顏渡江取宋之時，果然採納曹彬的建言，申「止殺之詔」，並禁南宋諸般濫刑。使得南宋滅亡時，不似當年靖康（宋室南遷）、貞祐（金室南遷）時死事之慘。

總之，也許有的人會認為邱處機以七十四歲老翁西去萬里面君，試圖營救百姓，其動機顯得相當的「衝動」；而因大汗隨手的小小優待，卻意外發生莫大的功效而救了百萬的生靈，又顯得相當的「巧合」與「機運」。但是邱處機的功業：救起百萬生靈，卻是歷史上不可抹滅的事實。這就是我們崇敬他的原因。空言不足以自證，茲引「金蓮正史」的一段話以為結語：「當蒙古銳兵之南來也，飲馬則黃河欲竭，鳴鏑（響箭）而華嶽崩；玉石俱焚，賢愚並戮。尸山積而依稀犯